

## 張大春：潑墨頑童

關嘉慧



在中文裏，「頑」和「玩」字的讀音，無論是粵語還是普通話，都十分相似。無疑，張大春先生就是一個善於玩弄文字的大頑童。第一次接觸張大師的作品，是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。說實在的，當時的心態只是書名看來有趣，以解寂聊而已。就這樣，冒昧地認識了看起來懵懵懂懂的大頭春，在歡笑聲中，他告訴我現實的規條，生活的

諷刺，還有對世界的困惑。「嘿！我們也蠻像嘛！」。從此，我開始追溯著大頭春的成長印記……

在參加「城市流動與文學之路的座談會」後，我有機會坐在城市大學的宴會廳裏訪問張大春先生，一陣子簡單的介紹，我問他：「可以開始了嗎？」，穿著便服的他把腰伸了一伸，臉容輕鬆地說：「可以了。」，然後我們就開始聊起來。

### 大師的生活與哲學

身為一個讀者，看到張老師要寫文章、寫舊詩、練書法，又要兼顧電台的工作，還有每天的生活瑣事，確實很好奇他是如何安排生活程序的呢？張老師清一清喉嚨，聲音爽朗，可能現在年紀比較大，所以需要睡眠的時間比較少，少睡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或沒精打彩。常常是早上六點起來，七點多就可以坐到電腦

前，直到兩點到兩點半左右，長達七個小時，在這段時間，除了做一些簡單的家務，大部份時間都是私人時間，都在書裏面，電腦前面，這是充分閱讀和寫作練習。

張大師現在正努力地練習寫舊詩，所以在這段時間，他每天都至少寫一兩首詩，雖然寫得很快，但他會細心審核。然後也會寫一些故事，有的時候是為了當天下午說書而寫，就是早上寫，下午講，有的時間是為了補充，譬如下午講《水滸傳》，因為要講給現代人聽，就需要延伸的解釋、補充的考證。三點到五點張老師會把小孩從學校接回來，到家五六點，再幫小孩準備，包括讓他們洗澡、做功課等。

有說張大春先生的家庭晚餐吃得很慢，長達兩到三個小時，到底為甚麼呢？當然不是大家吃得慢，而是他們家有很多話題，每個成員都是很隨便地聊天，有時候孩子也會主動地提出一些問題，張老師認為養成溝通的習慣對家庭很重要，即使晚餐常開始在六點，也會隨時談兩、三個小時。

九點以後，大概到十二點，也是張老師的私人時間，他會充分利用來讀書和準備工作，總括而言，張大師一天會有十個小時是在自學的，專注力令人佩服，也值得芸芸學子好好學習。

## 學海無涯

年青的時候，張老師比較受朱西甯、高陽的影響，喜歡讀起來不是一樣，沒有那種小說腔的作品，而現在讀的多是中國古代的書籍，每天幾乎是手不釋卷地讀。不停閱讀對他來講有非常重要的意義，因為透過日積月累地吸收，讓他重新學習、重新鍛

鍊，重新認知他自以為已經學會的東西，特別是創作舊詩，因為一個字的選擇，關乎是一首詩讀起來是否響亮，意思是不是獨特，有時候不但要注意語法，更要留心用的字使詩的聲調有甚麼變化，它的意義何在……

一談起舊詩，張老師便興趣盎然且一貫的頑童風格，他指出有時候有些常用的字也要找出一些特別的用法，寫作時不能太老腔老調，他叫這為「熟」，太「熟」就變為陳腔濫調了，所以他常會注意怎麼讓自己的創作保持得既生猛又穩妥。例如甚麼風啊、雨啊、煙啊，大家都用了，怎能用得和人家不同？這都是張老師反覆思量的問題。

歲月像一名馬拉松選手，平靜而持續地經過了。往昔的大頭春也經歷了沈澱和蛻變，張老師結婚以後，特別是生孩子以後，人生的重大變化就是學會聽話。以前大部份時間他是在發表自己的意見，現在就要學習多聆聽。不僅是孩子的話、妻子的話，更重要的是其他人的話，如何掌握別人的意見，而且做得更明確、更明快、更明白，是一門很大的學問。

## 政治、民主

張大春先生有不少作品都十分貼近時事，譬如《撒謊的信徒》，離不開李登輝那次總統選舉。《大說謊家》更被譽為全世界第一部「新聞立即小說」，他重新整理時事，編入文章的手法可謂出神入化。訪問期間，台灣的總統選舉鬧得熱烘烘的，對陳水扁的討論也滿天飛，這絕對是一項爆炸性的創作資料，但張老師堅決地表示不會以陳水扁的新聞著書，他指出，從李登輝到陳

水扁，好像對整個台灣發動了一場「民趣式的嘉年華」，達20多年之久，這些人都是一群沒有教養的人，這是他們的根本問題，沒有教養才會沒有道德；沒有教養才會貪腐；沒有教養才會以種種瞞詔的手法來掩飾他們執政的無能，因此他不會以此為作品主題。

對於台灣民主發展的醜聞不斷，令人質疑台灣是否適合發展民主？張老師耐心地指出民主不管用多少年發展，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，人民是需要繞幾個圈才知道直路比較短，而且大家都健忘，30年前記得的經驗，30年後往往就忘了，假如說人民的整體素質不高，閱讀跟吸收知識的範圍又太窄，他人的經驗也不能有效轉換成自己的遠見，那麼就會很容易不斷地在挫折裏重蹈覆轍，這就是人們常犯的毛病。文學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的，充滿了互動與交流，文學是社會的營養，社會也是文學的靈感，人一生的經驗很有限，但通過增加對社會時事的敏感，加上了解與深思，轉換成自己的體會，寫作時就更豐富了。

## 後記

對筆者而言，閱讀張大春先生的作品就好像看潑墨畫一樣，總似很隨意地就能給人驚喜，但不失風格、秩序，就是那種隨意激發啟迪，使人思考。傳統不代表經典，艱深並不是文學的代名詞，正如張大師在創作《認得幾個字》時說：「我只希望在小說裏做更多啟蒙的東西，是前人沒有做過的。」在我享受閱讀的過程中，已自然地吸收著原本艱奧的中文知識，不知不覺中踏進了文學的殿堂。